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三二

イ13
1055
2

不論佛法是非而論事佛禍福是告君之休也未段極言其害政理損國休極合事宜如較其是非與原道送文暢序同一文字憲宗必半讀思既後儒或譏其不說佛家旨何啻醉夢語與咲原道引大學遺致格者一般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

韓愈退之著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賴襄子成增評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合。意。分。兩。層。說。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憲宗服丹暴燥取
禍由此觀之事佛
亦出於祈壽未可
知也韓公窺之故
舉未有佛時帝王
壽數鄭重如此此
獨見其突兀
起手未有佛也一
句管到通篇段段
重提
至湯大戊武丁曰
書史不言年壽借
此成波瀾
說事佛得禍處比
前甚略舉梁武二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高祖始受隋禪則

脚色乃足相敵

自前古入今代用
今縱未能即行句
結上起下一篇轉
換

以不惑二字硬坐
憲宗身上是柔行
巽入得諫法文亦
因此盪漾曲折矣

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入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傷風敗俗結一
段傳笑四方逼出
後段

讀至此不覺起
舞非韓公不能言
又不能見真儒語
也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瀕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寶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

況字轉下敏甚

此一段尤妙併前
段皆事在目睫衆
人不見者

一路紆曲叙來直
至末尾言處置斷
決辣甚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郎時後也。詞嚴義正，千

讀到評語乃知沈
叟先獲我心

載下尚有生氣。明儒謂其未說到論佛宗旨。當時
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佛得禍以破其惑可矣。
何暇論佛宗旨耶。言有似是而無關緊要者。此類
是也。

尊韓公者必為韓
公焚此一表可也

醜醜

淮西事宜狀見公
實才文亦不減西
京此選不叔願取
此等何哉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
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
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
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
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

林和靖自幸家無封禪書韓文中有此等昌黎氏之大玷也

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

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諛。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忽接負罪嬰鑿。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儲同人云。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為祿位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東坡云。與其覩顏忍恥。哀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與此同義。必若去不反顧。窮

不告哀。此小丈夫倖倖者之所為。而謂賢者為之耶。世儒之議此表者衆矣。故略為言之。

前叙至潮一段。寫刺史宣布德化。父老扶杖。懽呼古致淋漓。直逼西漢。後自表文章所長。能稱誦有唐功德。情詞哀惻。不啻人子眷戀父母。而呼號於膝下也。

為裴相公讓官表

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為相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

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李師道。刺客殺武元衡并傷度。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路。恩私所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

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舉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淮西之役。刺客傷裴度後。當日廷臣有請罷度官以安王承宗李師道之議。而憲宗決計征討。遂欲相之。度憂讒畏譏。不得不出於讓也。文能曲體度心。聲光熒熒。流露紙墨。而對偶中渾浩流轉。仍是漢京氣味。所以獨高。

此書妙在不先言失職之害而言停舉之非利

漢士儒生有實才實見如此非如此間無益措大

論今年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閭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

衣起託億兆上苟
不介富貴不厭人
心所以有舉業也
故遠近驚惶與人
士失業對舉而重
在失業上故再詳
言之

意注在傳說甯戚
上隱然自許末尾
故為云云避嫌焉

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
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
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
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
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
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
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間之
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不類時未為御

耳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朱子考異云。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
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
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之。

以停選舉為救荒奇策。舉朝無久可知。文先說停
選舉正足以致旱。更將有君無臣。足以致旱。痛切
言之。然鋒銚亦太露矣。既而不從。公議卒停科舉。
見唐代登科記中。

增補

復讐狀元和六年富平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敕羣臣定議後配流循州見

舊唐書 憲宗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說經律可並救為主腦此一段最精

當不易

三引古義而三注解之句句精勁

有司之守是律孝子之心是經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

伯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

先把二義一正一反後餘一義說其不可為斷添於今二字與前二義使語意相類配前為三疊法活而不板又使讀者心目了然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欲使所犯之時。聚羣議而取諸上裁也。行文簡鍊精核。近陸宣公奏疏。○柳子厚所駁。在誅與旌不可並行。昌黎所

議見經與律可以參用。皆有功世教之文。

此選是使人習作
文者非論經術之
書也昌黎此議雖
經術湛深而其文
件說條舉不見結
構之工何必撰取

帝高祖

唐高祖父名昀於周封唐公為世祖景
帝高祖父名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
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其子孫富有四海
而其鬼不得食一
孟麥飯儒生不會
人情至此可為憫
笑

沈曰開元十年立
太廟九室獻祖懿
祖太祖世祖高祖
太祖高宗中宗睿
宗

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
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
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說得驚心動魄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就也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京議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公羊傳定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歲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原來唐宜以獻祖為太祖而懿祖景帝以下從昭穆之列次第祧遷然開元一制不可驟變故昌黎為此酌古斟今之說耳

禮本於人情拘拘古禮而有礙今情者非知禮人也韓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公之為通儒觀此
可見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真西山云。按韓公本意。獻祖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四時之享。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至多者也。禘祫則推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叙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至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

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言云。

開元十年。詔立九廟。以景皇帝之祖父。謚為懿獻。乖於殷周之禮矣。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不得以臣子而進退列祖也。公意謂懿獻非不當祧。但合祭時。當暫屈太祖。從昭南穆北之列耳。唐代議禮文。誰有此深切著明者。真西山極賞之。

爭臣論

夫子凶則婦人吉
可知分明以陽城
為婦人也
當面搶目然後徐
辨之是左氏法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鄆。
後隱中。條山。柳谷。晉之鄆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
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雙縮處微覺語勢
弱矣

此段一篇警發處

如是乎哉其可乎
哉然問難它不說
破不是而其指不
是甚矣是論辯及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
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

擊休不可不知者

增言八大家文讀本

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
已盡此後三段問答俱存兵制人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
 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二段設為寬解正使無可藉口也
 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沈評甚妙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久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
 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
破使人不得而知句議論明快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
 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
 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
 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而段皆以且字一
轉為結而前段大
臣宰相之事云云
重提然後且陽子
之心云云此段且
陽子之不賢然後
畏天命閔人窮錯
綜變化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以天命言
人之不_{以人窮言}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本班固答
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賓戲然淮南子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用
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淮南語而偶未之檢也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儲云精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義妙論從尚書汝聽汝明句悟出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
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
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
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末段亦以且字為
轉

就或者最後之問
即遙顧首段為大
繳筆力雄大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
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
善人乎哉。後效也

四問四答首尾關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辨亡王

非四問四答本唯
一條議論恐其生
枝蔓故設或者問
為往復使讀者
耳目明明晰焉耳

命六代諸論得來。○後裴延齡逐陸贄。城守延英
閣上言。帝欲相延齡。城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
裂之。哭於廷。延齡卒不相。夫國家最重。無如任相。
城力爭而陸贄得以保全。延齡不得顯然執政。其
功大矣。則城前此不言。正擇其事之大者言之。非
不能言也。然韓公此論。為諫官者當敬聽之。不得
執亢宗藉口。以入於脂韋之流。此義須分別觀之。

以文字論諱辨在
爭臣上數等矣

諱辨

先出然字安頓然
後較之妙

小波

青天霹靂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
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增訂八大家文讀本

韓公慣用乎字邪
字結文字有勢職
是之由
又一小波
一篇勢將盡忽起
奇峯
沈曰高祖之祖名
虎父名炳太宗名
世民玄宗名隆基
○論近代宗名機
近玄宗名
急言竭論以緩勢

與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即言微不稱在二語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諄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文勢一順一倒乘
勢回旋尚結如風
捲落葉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
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先引律次引經次引國家之典層層詰辨一結筆
墨天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增評八家文

卷二

叙議夾雜而風神益適不摹史選而得史迂神髓恨不倩此筆作一部唐史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

沈曰以上詳辯許遠補李翰所未及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而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入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是等處直逼史遷。

大聲一喝。噤眾口而奪其氣。見比逆。亂設淫辭。數句罵得痛快。是韓公本色。比史遷更覺生氣。

沈曰。此段叙南霽雲事。補李翰所未及。

根上議論中。擁兵坐觀。來叙議渾融得休。

雜已所見聞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吾知李瀚傳平。平直叙。必無是等風神。不獨其筆力。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懸絕

沈曰從張籍聞于
嵩語叙張巡軼事
補李翰所未及

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畫人物者寫畢點
睛此即其法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言補南

齊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中述于嵩。述張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雲霄。文至此可云不朽。

凡文体裁皆定于

韓柳而後人奉以爲法。故當二公時。有欲定未定者。如金之在鎔。垣之在鈞。款言之類是已。

釋言

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以言自解釋也此二字所本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時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慨激昂過於子長矣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此段是作文本意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

沈曰得此段作波
瀾變化便覺通體
皆活文章於板處
求靈須得此意

韓公作此文亦出
於不得已然惴惴
然恐貴臣之怒已
意溢楮上置之集
中必非韓公意况
撰而取之乎

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先說讒言之不足畏，次說讒言之可畏，末段自歎自解，仍見讒言之不足畏。此憂讒畏譏之辭，不得已而託為寬解以自慰也。然誠至動物，究何損於韓公彼譖人者，徒見其如鬼如蜮而已。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上宰相書

雍容都雅有西京之風然其体破碎其氣脆弱竟不及其第二第三書之為本色宜乎昔人選本遺之沈叟故取此遺彼何哉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以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志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入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

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

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入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

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狝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困閤通達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我我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
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
作東。匡。劉。時。有。之。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
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
反。若。推。開。自。已。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
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諸同人云。文章至西漢極盛矣。然西漢文原有兩
種。其一為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藻耀風流。一

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轉相倣效。遂為誇多鬪靡。駢
四儷六之祖。其一晁賈之論事。司馬相如之從諛。
子長之發憤。雖體裁各出。要皆雄偉頓挫。直寫胸
臆。其尤醇者。則董仲舒劉向揚雄。原本經術。不為
浮辭。雍雍乎儒者之言。大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追
配者罕。沿及魏晉。而遺響絕矣。公此文。是以漢法
掃六朝。尤以漢大家之美。掃鄒枚也。學者槩言公
文。紹西漢。不知六朝之文。其濫觴亦在西漢時。顧
所擇何如耳。

大指謂宰相宜長養教育人材。君子既抱負在已。

宜出其所成就以見用於世上不必待其自舉下
 亦不嫌於自進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同於後世樹
 私人干祿位已也通體紆餘端厚最近劉子政文
 無如時相為趙憬賈耽盧邁庸劣之徒故三上書
 而竟不一報○二篇陳情以感之故情隘辭盛三
 篇直辭以折之故聲色近厲文極變態而身分不
 無太貶矣所以獨存首篇外間選本獨去首篇何
 也

此所謂氣盛而言

短長宜無高山大

陵云云一長句得

此前後益見精神

錯落

沈曰韓文善轉故

濤頭蹴湧人比之

於潮

一跌使成文字是

突陣中頓挫處

應科目時與人書

突起濤頭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
 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獮獠之笑者蓋十八九矣轉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
 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譬喻處妙不贅
贊尤妙在末段複
三命字非此不可
收拾全篇蓋學左
氏郊戰鄭伯乞降
楚王處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此文以窮字為眼目。○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為長技。如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

上兵部李侍郎書

名異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

雙縮處未免駢儷
舊習然屬西漢鄒
枚口氣非六朝也

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舉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酸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壞怪之言。時俗

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得力古文。於逢迎世故。自不通曉。不得不有望於知已之振拔也。格律謹嚴。光焰騰上。第李巽庸劣。而以知已望之。未可謂之知人。

世言少室李拾遺書

卷三

與少室李拾遺書

勸隱於中嶽少室時以書徵之

善諭遂為後人套語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久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行符貺委至若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繫強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李錡劉闢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

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

曾平八次家文讀本

卷三

九

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勸其出。復激之。使不得不出。後渤雖辭疾。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未必非有感於韓公之言也。

答元侍御書 名祺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于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式。不。法。擅。令。停。務。貶。江。陵。士。曹。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此語乃...

復書字為收是公
慣家法

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
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
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
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
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
既承命又執筆以竣
守志不屈與樂道人善見史得並書表甄濟亦以
勉待御也○濟字孟成安祿山封刀召之以佯疾
免繼安慶緒致之亦不屈後肅宗使受偽命者遙
望見濟以愧其心蓋重之也

余常稱韓公書中
獨上張僕射上宰

相第三書與孟尚
書氣魄力量竝為
上乘此選取此遺
彼為可憾耳
下傳之者妄也一
句然後言其妄之
由此辨解常法不
先下此句即便吸
吸不獨文字弱使
讀者不了了

與孟尚書書

名簡字幾道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

引孔子語然後入
自己議論意味乃
長下引詩傳又同
無此文字便直了
直則淺矣

且彼佛者果何人
我一喝喚醒醉夢
人如劍法中高揮
一刀眩倒敵眼

而信奉之亦且惑
矣而字一轉便結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致。可。師。仰。不。愧。天。府。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儲云貼上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
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而宋人猶謂惑於大顯禍福之說謬矣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

筆力恣甚

引孟子揚子雲即
上文引孔語詩傳
同一法本意借此
以形已之闢佛耳
評者以為論孟子
何啻癡人說夢

此主

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此客

其論孟往復數次
趣筆不覺至此耳

前自主入客此自
客入主

抑孟是實揚孟是
虛竟歸於自揚筆
力橫恣眼無一人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令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

前面論孟子處皆
為孟尚書書外事
不甚相干涉至此
以韓愈孟子對綰
乃打成一片末又
着安得因一摧折
云云一句收歸本
意有此絕大筆力
所以為昌黎其實
自史迂荅任少卿
書得法來也

此篇所謂偶舞長
劍推却終南者

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藉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

半大明所以闢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識見。亦增長筆力。

與柳兩書筆力精悍寸鐵殺人與其事相稱

明王李語意每慕此類而故意出之故易生人厭韓公腹富古言隨口吐屬自然縝采所謂含英咀華作為文章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朝廷以我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

吳元濟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三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

是頌是規妙在渾融不可摩分

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文獨為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次年公綽

士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略嚴明可知

士言

卷三

筆態如風雨驟至
所謂突陣法用之
起手更妙杜子美
兵車行起處類此

戰國策稱田單處
以洶洶之即墨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
云云韓公筆態類
此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驅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

一轉不使讀者覺
其轉妙

況此小寇炤應篇
首又不使讀者覺
其相應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
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末一段別為他區
畫處置書牘之休
與議論異於此等
可見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名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
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未以名募勝於徵兵。欲其甲
兵足用以圖進取。此韓公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
此意。而此篇又切實言之。

與孟東野書

得一孟東野以為
知己殷殷至此公
同時無知公者可
知矣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
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
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
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
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
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

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時薦辟府推官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子。命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野時居湖州之武康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只澹澹一二語。傳出深情。篇中三樂字。一悲字。一幸字。天然關照。

上襄陽于相公書

名頓為襄陽大都督驕蹇不法卒以入朝坐其子敏殺人

失位自囚死謚為厲其人不足稱也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維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壘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太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

于頓獲此稱贊自
以為當之乎否公
之設人亦非美事
余欲與潮州謝表
一例焚去之

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
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盈
天。下。之。至。文。不。易。當。此。二。語。
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
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
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
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
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稱道于公。實為過情。而論文語。至當切要。非真有
得於中者。不足以形也。

與衛中行書

於來書中摘其可對者最後以救世為事一語獨詳是亦層累取勢法

即諸葛孔明不謀生增尺寸者即此可以見其濟物本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懷焉已矣

小行其志不說破說破則淺之丈夫耳。而似字適見實見非勸襲影響

宋儒嗤公學止於言語文字觀此及與崔群書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此論氣數。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

於未着色通体乃
不拙淡書牘不可
不知此等境界

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
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衛書意大率勸公亟取祿位以救天下不當諉為
時命公意濟世本我素懷然謂必得祿位恐流入
於枉道詭遇一途惟盡其在我而付窮達於不可
知之數則隨在皆樂天安命之時也直截了當不
為支詞此公信道能篤處

文以氣為主其為
人有氣文雖不甚
工而可誦也苟無
氣雖工不足觀如
相如揚雄是耳昌
黎之可貴在於氣
而文之工以之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
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
之仕者皆為父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空中一筆

觀之知昌黎汲汲
求人薦引出不得
已

昌黎固當云爾

此崔之所謂則足
而韓之所謂未嘗
別者也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頗怛怛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

為謂誤

公每每稱許相如
揚雄與孟子並使
史過靈均有知猶
愧與同伍況於子
輿氏乎如稱莊周
屈原賈誼司馬遷
劉向則可
此說使非昌黎而
言則不免為妬者

書所為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宵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
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

語

昌黎固當不待人而後知耳

此數語結上案起

下案一篇筋節同

吾所樂於人七字

包含許多意思

讀至此想見其掀

髯奮筆也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大夫自期不當如是邪

公初有志於作史以其無年故止於原道等焉惜哉

將_{立功立言}於_{兩意並行而注意又在後段}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制科不遇不得以獻玉則足比能宏濟時艱著書垂後大夫本領故自在也胸中鬱律借此書傾吐讀去疑有風霆繞其筆端○當時善進取者安在而公名與日月並光人之所重果在科名耶

書牘貴真樸非簡
非繁往復上下唯
情真詞摯乃可觀
已如明人彫琢其
詞雖親朋間相答
問者必須註釋始
了其意世豈有書
牘而如此者乎如
公此書始可謂之
書牘也已如宋歐
蘇尺一亦愈明人
數等

與崔羣書 字敦詩

時崔衍為宣歙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觀察使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子有句云。諸病從心生。心
靜始可醫。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

說盡泛交之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爾。非以怨尤之徒相待也。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
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所以言者無此一句前面歷說泛交無益
沈叟宏賜云者真善評得此書如公送楊少尹序中畫不盡固不論也是亦右賜之筆也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然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入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是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

無此一句前面皆成謬言亦無益矣

樂道安分意妙在於不直說破識力筆力並絕高若說破則宋時道學先生人人皆能言之

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乎

況又一句無此不可收拾

書牘上乘

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以實自勉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不能往宣州矣僕不可去矣珍
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屈身幕府非敦詩所樂與已落拓一官相似末段
以賢愚食報每每倒置舉而歸之不可知之天而
仍以立身行己自勉蓋不可知者聽之無可如何
所可主者盡其在我初無責報之心也此昌黎高
於莊子柳州處與致衛中行書可以參看

是昌黎金鐵度人
處中間氣水也言
浮物也一段最揭
示奧秘無復餘蘊
千言萬語不出于
此而人不能學者
以其氣不及昌黎
耳

而意双敲一短一
長以取姿致是昌
黎慣家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
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漸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

是中古以來獨韓
公能獨見獨論後
來明李何一踴躍
之王李再躍躍之
終爲常談矣
用心於古文久矣
故觀古書鑒識其
古與贗贗者如古
文尚書孝經晏子
春秋之類是已沈
以爲荀揚班馬誤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

此詩乃家藏詩本

雜三

卷三

矣。陳言乃六朝以來習用套論非不用古言也。宋人唯不迎而距之乃墮平易矣如東坡亦不免焉。沈曰作文根柢則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作文神境則云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評韓文者不能外此矣。東坡自稱其文亦以萬斛泉源喻之。

猶有^{與之}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雖語妙似不如此親切。篇中歷叙已平生即了前勿求速成勿近勢利數語之案以其盪漾轉接處多故覺不可捉摸耳。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以古之立言為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氣者。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後蘇明允上歐陽公書。末段全學此處。而生平得力又自各別。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

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引証總不及賈董何也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所。得在此。告人亦在此。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前。輩。愈白。

儲同人云。答劉正夫。是作文要旨。答李翊。是用功節奏。二書闕一不可。

師古聖賢人。師其意。惟其是三層。即是立異。立異即是能自樹立者。作文要領。拈出示人。不似後人。但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也。○不師古聖賢人。雷同。

勦說而已。如何立異。如何能自樹立。近人將師古與立異。看作兩層。所以詭幻百出。文品日下。

答尉遲生書 名汾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為文根本。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如慎其實以下所言。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應時之文。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將徐述古文之道。

文必本乎其實，猶白賁無飾，自然致飾而亨也。若其實不存，同於水無根，水無源，立見其枯涸而已。入手一段，論文之義已盡，繼今以言，引而申之云爾。豈外此別有文章之道邪？

答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
子。欲以取其立論之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
之美意。恐未龍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
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
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少安無躁四字當
造老伏光範門上
書時宰相何不以
此對之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

三十五

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

三十五

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
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
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
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
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
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
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或擒或縱。末段即以責已者卜其立朝氣節眼界
不同。總欲裁山人之狂簡而進以道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郎中名虔侯喜字叔延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用心光明正大如是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未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

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空○中○設○色○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淋○滴○悲○壯○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所○謂○或曰。接膝而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

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閻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閻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薦侯生耳。偏寫出知己之感。古今所難。若不專為侯生起見。最有地步。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104